

远渡重洋，一个科技名词的百年浮沉——

从“老勃脱”到“机器人”

□ 张昕妍

鲜为人知，“机器人”三个字正式命名之前，它在百年前的中国汉字里还有曾用名叫做“老勃脱”，又叫做“洛鲍脱”“罗伯先生”“倭伯”，以及“机械人”“自动人”“人造人”。历史再往前推，它甚至还叫“蜡像人”“铁人”。回顾其“前生”及名称的由来，我们看到的正是近代中外科技文化碰撞出的绚丽火花。

机器人在中国的“前生”

故事就从1879年说起，清廷官员、近代化学先驱徐寿之子徐建寅奉命出使德、英、法，进行技术考察。11月的一天，他在柏林一家蜡像院见到一件终生难忘的展品：一具“面目衣履与生人无异”的蜡像，足底装有滑轮，可随意推置；揭开衣襟，胸腹之间“机轮甚繁，表里洞然”；开启机关，蜡像便“一手按纸，一手握管横书”。

陪同观展的驻德公使曾纪泽试着在它手心写下汉字，问它来欧洲已有几年。蜡像握拳一扣，竟“以笔答”，写出确切月份。徐建寅再问“几时返中国”，它又答以“冬日”。这件机械，几乎能与人类笔谈。徐建寅在《欧游杂录》里感慨：“在外洋数年，所见奇异，终以此事为第一。”而他给它取名为“蜡像人”。

十几年后，晚清流行的《点石斋画报》登出一幅奇图，题为“铁人善走”。配文称，美国博士佐芝模“用铁铸一人形，高六英尺，口衔吕宋烟一支。腹中藏有机器炉鼎，以火燃之，其人即能自行行走，迅捷异常……头上戴有一帽，即为烟囱，其水汽则由口中出，宛若人之吸烟也者”。一具六英尺高的钢铁人偶，体内点起蒸汽炉火，头顶冒烟，口衔雪茄，还能健步如飞。这大概是晚清读者对自动机械最有画面感的一次想象，称它“铁人”。

译名源自曾用名“老勃脱”

中文里较早出现“机器人”三个字，是《东方杂志》1911年第八卷刊出甘永龙的一篇译稿，标题上就写着“机器人”。文章介绍德国柏林一位发明家所造的人形机械，名为屋克尔德斯(Occultus)，据说能依人指令唱歌、长啸、说话。原文配有插图，画中的机械人形机械头颈四肢、五官齐备，周身皆由零件组成。

而1911年的“机器人”还不是后来robot一词的标准译名。1920年，捷克作家卡雷尔·恰佩克发表科幻剧本《R.U.R.》(Rossum's Universal Robots，即《罗素姆万能机器人》)，次年初在布拉格首演。剧中，他通过古捷克语robot(意思是带有农奴色彩的繁重劳动)又造出新词robot，用来称呼那些由工厂大批量生产、专事重体力劳动的人形仆从(即机器人)。1922年，该剧在美国引起轰动，robot一词自此进入英语乃至世界多种语言的词库。此后，《东方杂志》《科学画报》等100多种报刊，在二三十年间陆续刊出机器人相关报道200篇。

1933年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、1939年纽约

世界博览会上，新机械接连亮相：能听能言的Alpha，电话机器人特勒发克斯(Televox)，演讲机器人爱理克(Eric)，迎宾机器人杜娄墨系(Doremus)，以及由无线电操纵驾驶飞机的机器人等。

新东西一拨拨涌进来，译名也一拨拨冒出来。比如，按发音直译的，有“老勃脱”“洛鲍脱”，把robot两个音节用汉字拼出；略带文人趣味的，有“罗伯先生”，凭空多了几分洋人姓氏般的幽默；最讲究的要算“倭伯”，“倭”字本有低头躬身侍奉之意，音义双关，恰好回扣原词“强制劳动”的本义。按意思译的，有对应Mechanical Man的“机械人”、对应Automaton的“自动人”，以及“人造人”等，分别从机械结构、自动属性和与人的关系三个角度落笔。同一台机器，在不同报刊上，有着完全不同的名字。

“机器人”三个字家喻户晓

“机器人”三个字短促上口，又被《现代学生》《科学画报》《时兆月报》等大众刊物反复使用，慢慢在读者那里积累起辨识度。1928年至1929年，《农民》杂志连载九期、署名霆源的长文《世界望远镜：机器人出世了!!!》尤其值得一提。文章既介绍美国温斯莱等人的发明，又借此反思中国近代科技为何停滞不前。在这样一次次出现之后，“机器人”这个名字才逐渐被广为应用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工业机器人研究兴起，命名之争一度重燃。早期研究人员先后用过“罗伯特”“机械手”“机械人”“仿人机”“拟人机”“自动机械”“操作机”等多种名词。1985年，学者刘海波在《Robot译名刍议》中提出，robot本质是机器而非人，译作“机器人”容易让人误以为它过分像人；何况robot还涵盖自动机、自动装置、自动控制飞行器、遥控设备等多重含义，单译“机器人”难尽其义。他主张借鉴音义结合之法，改译为“劳仆”，既贴合robota原意，又避开字面误导。这个提议在学理上不无道理，但“劳仆”终究未能流行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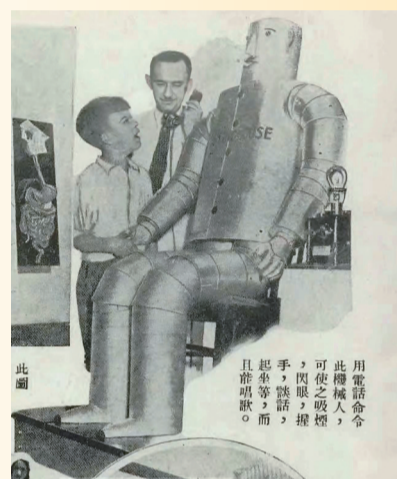
回头来看，译名“机器人”能比“老勃脱”“倭伯”“人造人”“劳仆”等走得更远，并不是哪位翻译家拍板的结果，而是几代读者在百余年的反复使用中筛选出来的。它三字短促，既写出机器，又带着人的影子，给想象留下空间；它既能进入科学期刊，也能走进通俗读物和日常谈话。一个科技名词能留下来，有时不只因为它最准确，也因为它被更多人说顺、看懂、用久。

一百多年过去，“算法”“大模型”“智能体”“具身智能”等新词又接连涌来。一个外来科技概念在异质文化中扎根，从来不只是一次翻译。它需要被讲述、被模仿、被反复使用，需要在不同读者的不同语境里磨出弹性。机器人的故事是这样，今天正在涌现的“算法”“大模型”“智能体”，又何尝不是这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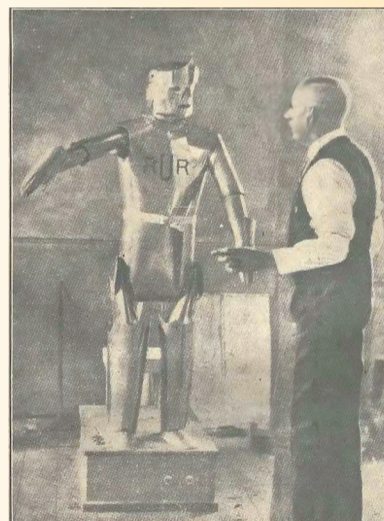
(作者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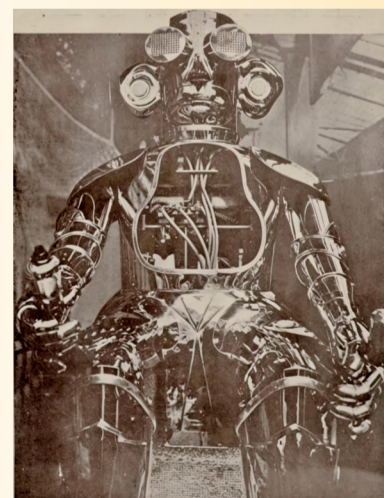
铁人善走，晚清《点石斋画报》。



机械人，《小世界图画半月刊》1933年第37期。



机械人，《宇宙奇观》1936年第1期。



能听能言之机械人，《海事(天津)》1932年第6卷第3期。

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